

Romancing New York

◎★ 黑旦 著

纽约十三梦

欲望都市，心灵救赎。
什么是爱？什么是生命？
清华学子后现代自白网络畅销小说，
我的美国十三梦……

华文出版社



ROMANCING NEW YORK

★ 黑旦 著

★ 黑旦 著

纽约十三梦

華文出版社

NEW YORK
NEW YORK
NEW YORK

NEW YORK New York

New York
NEW YORK
NEW YORK
NEW YORK

NEW YORK
NEW YORK
NEW YORK

[illegible]

NEW YORK

Grand Central Terminal New York

[illegible]

New York

[illegible]

NEW YORK **THE NEW YORK** **FOR THE NEW YORK**

NEW YORK

[illegible]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纽约十三梦/黑旦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6. 3

ISBN 7 - 5075 - 1987 - 2

I. 纽... II. 黑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7580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址: 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net

电话 010 - 63370164 63370169

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80 × 1230 1/32 开本 6.5 印张 110 千字

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6000 册

定价: 20.00 元

小说简介

如同一场梦，怀着对生的苦恼和爱的绝望，文中的主人公嘉文只身逃到美国。异国的风月并没有减轻内心的痛苦，生存的残酷、人情的无常、命运中的种种不确定，几欲掏空了嘉文的躯体。流浪与放逐的苦涩，促使嘉文无时无刻不在拷问着自己：什么是爱？什么是生命？归宿在何处？

无法诠释的本原问题令嘉文游离于现实和幻想之间，像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样，欲罢不能的痛苦最终让嘉文彻底醒悟：人生的真谛不在于占有多少，而在于感悟多少。于是，嘉文从迷茫和混沌的状态中解脱出来，义无反顾地踏上回国的归途。

就像文中的结尾所说的那样，从水的清淡中，嘉文品味到人生的滋味……

小说以散文的笔触，半传统、半意识流的文本写作方式，解读着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人对生和爱的困惑与思考。

前 言

往事已成空，
还入一梦中。

——（南唐）李煜

日历一页一页翻得飞快，生活带着我们走过一程又一程，命运使我们的境遇不断地变迁，作为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，转眼已到了“三十而立”的门槛内外。

青春时的幻想在逐一褪色，现实的压力与责任越来越沉重地落在肩上，对过去的留恋以及对未来的忐忑，让人滋味难品，心绪难平……对于爱的憧憬和生的思考，使我们不得不把昂起的头转向地面，要换一种角度，重新审视。

什么是爱？





什么是生命？

我又在何处？

被太多本原的问题纠缠着，无可名状的悲哀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，让人欲罢不能，悲从心生。彷徨、失落、不安、放纵、混乱、空白……一点点地吞噬着每一颗孤独的心，于是我们的内心不停地放逐着灵魂，希望能在世界和思想的边缘得以顿悟与解脱。

历经了家庭的破碎，恋人的分手，亲人的入狱，自己从中国到美国，再从美国回到中国的人世沧桑，天堂的瞬间崩塌，换来身陷炼狱般的煎熬。巨大的落差让人彻头彻尾地警醒，原来人生并没有我们想像中那样完美，所有的笑容背后是否都隐藏着另一个假面？

不敢多想，一阵阴冷从四周袭来。

每到深夜，关上灯，趴在床上，就着夜色天光，记录着自己的心事，倾诉着对生的感悟。第二天起来，再将那些歪七扭八的文字重新整理，输入电脑。

人生的无常与无情，几近掏空了我的躯体，心沉溺在无端的痛苦之中无法自抑。把自己关在小屋里，不想与任何人接触，近一年的足不出户，让我有了些许的自闭。一次，当我站在三环的过街天桥上，阳光拂照着我的脸时，突然感觉户外的和风煦日那么亲近，这种久违的情感，一浪接一浪地袭上心头，是幸福？是欢愉？是痛苦？是失落？是醒悟……都已不重要，一切只是过程中的片段。

正如印度的智者奥修所说：“在这两个不存在的中间是很短的存在片刻，那才是生命。”

于北京西坝河

2003. 3. 18



纽约的天空

每一个人都想被爱，
那是一个错误的开始。

——（印）奥修

天打不开了，四周的空气站立了起来，我看不清自己的位置，虽然伸开的双手就在眼前。

车驶过林肯隧道，进入纽约市区，天空瞬间变得不再晴朗，空气中混合着污浊，呼吸有些困难了……心情随之暗淡了下来，一种紧张、失落、无助、不安笼罩着全身——我该怎么办？

“别怕，别怕……”我安慰着自己。

既然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，自己就必须承担！于是我把目光移向窗外那灰色的天，它永远是那么宁静、安详，不言不语，没有任何的启示。





纽约十三梦

快到 42 街了，车又要驶进那幢巨大的灰黑色水泥坟墓，将来会怎样？我无从得知，也只能随波逐流了。

从 Hart Ford 到 New York 的 Bus，往往停在地下 18 号出口，习惯性地推开门向右走，就是电梯了——那是通向 Subway 的电梯，那是我必须要去的地方，它可以把我带到 China Town，那是我解决生存的第一站。

零乱、肮脏的 China Town 给我的第一感觉，就像深度污染的路面，斑驳的油垢，污秽的血渍，高分贝的噪音，夹杂着海鲜水产荷尔蒙般的腥臭，不由分说直入鼻孔，令人几欲窒息。

身旁熙熙攘攘的人群像过路的蚂蚁，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擦肩而过，而又有谁清楚为何来，为何去？

站在地铁的地面出口处，我踟躇不前，任马路边的风轻轻地吹……

最终，在“坚尼路”找了一家旅馆，交了定金，拿了钥匙，背着行李进了那间所谓的房间，那是用木板隔起来的狭小空间，一根电线有气无力地挂着的灯泡，随时可能亲吻人的头顶，一张小木板床，一米八零的我只能委屈着双腿，蜷着，躺在上面……房间没有顶棚，透过搭着的铁丝网能看到漆黑的楼顶，它让我心里阵阵发颤，不由得让人想起监狱里犯人放风的地方。

目睹这恍如隔世的情景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出。原来在纽约就隔着现世的时空隧道，你可以去第五街、百老汇、帝国大厦、世贸中心、洛克菲勒中心、联合国总部等体会时代的气息，也可以在

China Town 的小旅馆感受中世纪欧洲的灰暗与失落。

于是，在纽约，在 China Town，在那间黑暗如地狱般的小旅馆，我开始体会、咀嚼流浪的苦涩……

北京 3 月的气息一去不复返了，虽然它曾经让我惴惴不安，但不安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不可取代的留恋，故宫，长安街，长城，天坛，北海……那里发生的一点一滴，都记录着我从 18 岁开始的时日，那段若明若暗的青春啊！

我所拥有的东西正在日复一日地丧失殆尽，相恋 6 年的女友，我的父母，名存实亡的家庭，灰得发暗的事业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像指缝间悄悄流走的时间和日渐憔悴的心境。走吧，就让一切都走吧，其实我无所得也无所失，除了一个最终的精神的归宿之外，我已无所忧虑。

疲惫，伤心，洪水般地席卷心头，无法自抑，又无法排遣。

累了，决定退出，不做台前，也不做幕后，更不愿做无聊的看客。远离这熟悉的城市，跳出这爱恨交织的旋涡，愿此后异国的风月能迷乱我的双眼，模糊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……

2000 年 3 月 7 日下午 6:30，随着加航 ST034 班机慢慢飞离地面，透过舷窗，从另外一种角度鸟瞰暮色中的北京，这里的一切即将成为过去——那时断时续的画面，不堪的爱情，残缺的家庭，还有一颗不完整的心……



爬升

速度将我推向椅背

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

呼吸

提醒我活着的证明

飞机正在抵抗地球

我正在抵抗你

远离地面

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

思念像黏着身体的引力

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……

“迪克牛仔”歇斯底里的歌声震荡在耳边，我的身体已被飞机带入万丈的灵空，这九霄的云端，是否有彼岸。回首，不经意间，已是天高地远，云淡风轻……



半个圈

水将空合色，
云与我无心。

——（唐）朱湾

我和妹妹驾着飞机在天上飞，云雾在眼前快速地弥漫，我们开心地谈笑着……突然，妹妹说：“哥哥，你看！”她指着脚下的云层。我低头俯身欲看个究竟，突然，妹妹轻轻地一脚，把我踹了下去。

在坠落的过程中，感觉被愚弄的我回头问了一句：“你爱过我吗？”

透过云层，依旧听到妹妹温柔地说道：“爱过。”

于是，我安心地闭上了眼，坠向那不可知的深渊……

飞机沿着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飞行，经过韩国，堪察加半岛，



然后在北冰洋的外围反向划了一个圈，又顺势沿着北美大陆的西海岸继续飞行。眼睁睁地看着飞机历经十几个小时，在电子屏幕上留下半圆形的抛物线，一步步向此行的第一站温哥华靠近。

闭上眼，将薄毯紧紧裹在身上。

一想到这次意味着背叛的逃离，各种思绪便如潮水般暴涨，严重堵塞着思维的瓶颈。我的头发蒙，下意识地甩了甩，希望它坚硬的外壳能像破碎的玻璃般颗颗散落，以便让我能一粒一粒地捡起，仔细看清，娓娓道来。

离开单位的那天下午，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办公室待了好久，我心里清楚，今天离开这熟悉的办公室和办公桌，我将再也不会回来，也不能回来。但这毕竟是我工作过6年的单位，我曾把未来和希望 and 它紧紧连在一起。一种不舍缠绕在心头，我平静地收拾着物品，尽量把自己的情绪压到最低点。可当真的要离开的时候，我还是控制不住内心的沮丧与不安，趴在办公桌上强忍着泪水。

从来没有如此地难过，回首20多年的岁月淤积于心，一切都变得那么模糊。伤心似梦，梦一场，醒一场，可我依旧在梦中沉醉。

和屿的分手已成定局，我只和处内一个比较好的同事说了。由于屿的父母都是我们单位的元老，并且现任的局长，又是他们以前在国外商务处的部下，因此我和屿之间马拉松式的恋爱，在我们单位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。我不愿让别人知道我们分手的消息，并用那种莫测的眼神窥探我，或用那些貌似贴心的话来安慰我，强烈的自尊心结成了一层坚硬的壳，襁褓般地保护着不愿受伤的心。

和屿的相识，最初是通过她的家庭。毕业分配时，为了留在北京，找到屿的爸爸——方叔，他时任某国的商务参赞，刚回国不久，见到一个小老乡自然很亲切。后来在他的努力下，我就分到了这个部工作。倪姨——屿的妈妈对我有种先天的好感，她和方叔一个单位。作为长辈和领导的倪姨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，以前我从母亲那儿很少得到的母爱，在她这儿得到了加倍的补偿，她用一种特有的母性，吸引着我向她靠近。

大学毕业刚分到单位时，倪姨把我叫到她们家，为我过生日。在那里我认识了屿——北大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。屿很清纯，白皙的皮肤，高高的个子，单眼皮，两条细细的麻花辫，一束刘海儿抚在额前，笑起来有点害羞，典型的清汤挂面式的女孩——属于我梦寐的理想女友。

和屿的目光第一次相遇，便有了心动的感觉，我喜欢上她了，在她的眼中，我也接收到一种爱的回应。突然间恋爱的冲动，撩拨得我心里痒痒的，感觉处处充满着阳光，浑身有消耗不完的精力，憧憬的笑意时时挂在脸上，脚步变得轻盈了许多……她的一颦一笑占据了我大脑的每一寸空间，睁开眼、闭上眼，都是她的影子。

在倪姨的支持下，我得到了护送屿上学的特权。这对我来说太珍贵了，我终于有了和屿单独相处的机会。一次送她上学的途中，出租车上，我的手轻轻地碰了她的手，一股电流让时间瞬间定格，我僵直地保持着那种姿势，希望永远不要分开。等回过神来，两只





手已紧紧地握在一起，我顺势将她揽入怀中，热烈地吻着。

一种按捺不住的爱，便在我们之间急剧蔓延……

第二天，出于对爱的好奇和急于希望得到父母的肯定，屿把我的“不良行径”向倪姨汇报了。“妈妈，昨天，嘉文摸了你姑娘的‘小猪爪’。”屿可爱地撒着娇。

“哦，嘉文好大胆！”正在做饭的倪姨故作诧异地接受了，其实这也是她所希望的结果。

随后，爱情加速升温，洪水决堤般一发不可收……

一天下午，倪姨把我叫到她们家，正式和我谈话。

“嘉文，你是个非常好的孩子，很善良，我很喜欢你。我就这一个女儿，你要好好待她，爱她。”

“我会的！”我像接受一个神圣的使命一样。

“你不用为经济发愁，我们家的积蓄够你们花一辈子的。我只需要你对小屿好，对我来说，她是我的一切。”

我点着头，当在倪姨面前承诺的一刹那，我顿觉一种对屿的责任感，无形中让我的命运和她紧紧地连在一起，我爱她！我会用我的所有给她幸福，用我自己的一切对她的一生作个交代。初涉爱情的我对爱情那么的坚定和执著，让现在的我由衷地忌妒和羡慕——那真的需要一份勇气。

而现在，我们分手了，我无法面对单位里众人的目光，它们会杀死我的。倪姨出国长驻，我找不到感情上倾诉和依靠的对象了。

爸爸、妈妈此时正因离婚闹得不可开交，家回不去，我连一个疗伤的地方也没有，我突然感觉自己那么孤独、无助。

潜意识里，我决定逃避，彻底摆脱这恼人的一切。

可能冥冥中真的有定数，一切都安排得那么环环相扣，这时处里安排我带队去美国考察。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我心中慢慢酝酿——我决定出逃！决定滞留不归，换个环境，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。

我先给纽约的舅舅打了电话，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。舅舅说没问题，到时他去接我，到美国后的工作他能帮我找到，做专业有点儿悬，但可先和舅妈一道去餐馆打工，然后再作考虑。最后他叮嘱我一定要想好，这关系到我今后前途的走向。我已经铁了心，具体的步骤在随后的几天紧锣密鼓地进行。



多 伦 多

当青春还没有被道德堕落消耗尽的时候，
它总是不切实际的。

——（俄）赫尔岑

其实，我对出国始终没有太大的渴望，早在上大学期间，舅舅就曾经把他们学校的简章寄给我，让我考托福出去。那时我不知出国为了什么，没有方向也没有动力，因此从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件事。

而现在，我却以一种逃避的心态，尴尬地要走了……

贪图安稳的我，是不愿意铤而走险迈出这一步的，我原本希望能在部内平级调动，以便自己能全身而退，体面地离开原单位。我曾经到部内的某进出口总公司的宣展部联系过，那儿有我一个学兄，他毕业时是我帮他设计了公司的形象广告，公司才决定留他的。后